

絕世神俠

黃琨 著
黃河文艺出版社



4

责任编辑：王国钦

绝 世 神 侠

黄琨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伊川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215千字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9,800册

ISBN7-5400-0151-8/I·140 定价3.25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争强斗气 娇姑娘轻敌受辱
仗义行侠 弱少年命大还魂…… (1)
- 第二回 青雾峰上 父母双横尸
商州城内 孤儿行路难…… (15)
- 第三回 商洛山中 遇仇人身落悬崖
葫芦死谷 获天宝逢凶化吉…… (29)
- 第四回 鸡冠岩顶 外公认甥收徒
白云堡内 岳母助婿迎敌…… (50)
- 第五回 浑沌未开 傻曲通苦心习武
姐弟同师 俏秋娘丝竹传情…… (76)
- 第六回 艺成出山 怡神院夜斗采花贼
坦荡蒙冤 商州城受困蚕丝笼… (92)
- 第七回 情真真矣 两少女舍己救人
意切切哉 二兄弟反目为仇…… (104)
- 第八回 商州跟梢 洛阳城打擂斗恶僧
伊川杀贼 白云堡复仇挫元凶… (120)
- 第九回 寸寸柔肠 羞恨交加熊耳麓
尺尺肝胆 施技救道黄山顶……(140)

- 第十回 三江脱险 玉翠峰观武
狭路相逢 雁荡山破阵…………… (157)
- 第十一回 绝世神功 苍括山呈威
二救上官 杭州城剿贼…………… (177)
- 第十二回 路见不平 再进白云堡复仇
又遇风险 千年寒浊洞练功……… (197)
- 第十三回 回疆勘乱 康熙亲征准葛尔
西北从征 曲通抑愤发冲冠……… (219)
- 第十四回 海市蜃楼 千里黄沙困英侠
戈壁绿洲 百毒圣君显神通……… (239)
- 第十五回 初吐心声 老神医慨然赠秘方
终脱沙魔 少堡主悲乎诉隐情… (253)
- 第十六回 夜探古城 蛇鞭击杀红蝙蝠
谜破东堡 英雄戏战阴教徒……… (264)
- 第十七回 身堕暗洞 打鬼救人险化夷
面禀秘情 饮酒慰功反中毒……… (279)
- 第十八回 元元山庄 天下武林淋血雨
阴阴教坛 各路英豪沐腥风……… (289)
- 第十九回 烈阳清风 连破大小七阴阵
名就功成 终报新旧家国仇……… (303)
- 第二十回 祭父铭心 金药石莲三吻水
拜师寻人 海角天涯双女情……… (313)

第一回

争强斗气 娇姑娘轻敌受辱

仗义行侠 弱少年命大还魂

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十八这天，正是一年一度的庙塔集会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个豫西的大集镇。三里长的大街上一时间人来车往，挤挤嚷嚷，买卖声、叫骂声、牲口的嘶喧声，吵成了一团。简直把整个集镇都闹翻了。唯有那三家对唱的戏园子却显得十分平静。此刻时值正午，三家的戏都演到了最高潮，响锣密鼓，名角纷纷登场，唱出了最拿手的本钱戏，一时间赢得观众掌声雷鸣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。

靠东边的王家戏正在上演《李逵负荆》。当李逵表演坦背负荆，请求宋江处责的一连串动作时，台下轰然雷动，连声叫好。

“好个屁！”坐在前台正中桌子旁的一位衣着华丽的胖少年不满地怒骂道。他那圆脑袋下的两只眼睛不时地向四下扫着，特别是当那只斜眼的目光落在正专心致志看戏的娘儿们身上时，却睁得圆圆的，眼旁的那条一寸多长的疤痕在太阳的映射下竟闪闪发光。但环视完毕，他那贪婪的目光又变得不胜厌恶了，狠狠地向身旁的瘦高个发话道：“娘的，都是

些烂菜包。这王家也同样叫人讨厌，怎演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戏。我说长猿，去让他们演一出有情味的。”那唤作长猿的瘦高个儿连连点头：“是，是！少爷，那孟家可演的是《汉宫秋》，扮王昭君的角儿……”胖少年打断了他的话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那角儿，我见了，不上眼。”瘦高个连忙讨好似的说：“对，对，那长脸的贱东西怎会上大少爷的眼呢。不过，靠南边的辛家演杜丽娘的可是辛家最小最俏的三姑娘，听说还是个……”他说着伏到胖少年的耳旁淫邪地笑了笑，胖少年顿时神情大振，站起来说：“走，看看去。”

辛家戏正演到杜丽娘的“惊梦”段。只见杜丽娘春意阑珊，羞羞答答，含情脉脉，顾影自怜，一唱三叹地唱出了一支曲子《步步娇》：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，摇漾春如线。停半晌，整花钿，没揣菱花，偷人半面……”把个匆匆赶来的胖少年的魂儿都唱去了。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舞台上的杜丽娘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一串唾液从嘴角里流出了一尺多长。当他听到“良晨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时，不由得摇头晃脑地学唱道：“赏心乐事咱家院，娇娘啊，少爷我一直把你盼。”

“嘻嘻。”两声冷笑忽然从旁边递了过来。长猿听到这笑声刺耳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个瘦瘦单单的黑衣黑帽的娇小少年，正冲着少爷刮脸皮子呢。他不由大怒，舒展长臂越过三个人向那少年抓去。那少年猝然不及躲避，帽子竟被抓走，一盘大辫子从头顶上散了下来。他又惊又怒，“哎哟”一声，劈手夺过黑帽，一张粉脸涨得通红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冷光。长猿机灵地打个寒颤，后挤一步，半天才惊呼道：“少、少爷，你、你看……”胖少爷不满地扭头

一看，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正手指着他狠狠地骂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净会欺负你家姑奶奶，有种的申时到西坡见。”这姑娘水灵秀气，比戏台上的杜丽娘还强上三分呢，胖少爷不由得呆了，等他意识到怎么回事，伸出蒲扇般的大手连连推倒几个看热闹的人时，那少女转眼不见了，心中好不懊悔。

出了镇西关，往西北走上五里路便是西山坡了。这里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小山丘，荆棘丛生，人迹少涉，一条蜿蜒的小道也被野草掩没了。夕阳西下，一抹晚霞象血一样地淌在山头上，更增添了荒山的寂寞、冷落。

在这条荒凉冷僻的小路上，走来了一胖一瘦两个少年人。他们来到一颗合抱粗的大树旁停下，朝四周望望，四周万籁无声，没有人影。胖少年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：“这小蹄子，竟骗少爷来到这个鬼地方……”话还未说完，只觉脸上一凉，一口唾液着着实实地印在脑门上。他不由大怒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那少女正高高地坐在树枝上，两腿一前一后地荡着，笑嘻嘻地看也不看他，嘴里还在“叭叭”地嗑着瓜籽。胖少年见她一笑，转怒为喜，嘻皮笑脸地叫道：“你是谁家小姐，竟敢戏弄你家少爷。”少女这才低下头仔细地打量好一会，童声童气地说道：“哎哟，原来是肥猪瘦驴两匹公子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”说罢，又是嘻嘻一笑，双手一扬，手中的瓜籽皮竟纷纷洒洒分成两片向肥猪瘦驴当头罩去。二人大吃一惊，忙后退一步，纵然这样，肥猪大腿上的几处穴道还是中了几片，虽说不太疼，也有点酸麻的感觉。瘦驴大喝一声：“你是何家女子，怎会这天女散花的打

穴技艺？”少女看到他俩的狼狈相，咯咯咯笑得前俯后仰，娇小的身子随着树枝忽上忽下地荡着，嘴里不住地“哎哟、哎哟”地叫着，好一会才止住笑声，一本正经地学着瘦驴的口吻喝道：“你是何家小子，竟敢跑到这里撒野？”

瘦驴闻听，随即得意洋洋地答道：“我吗？人称通臂长猿姚广是也。下来吧，有话好说。”那少女故意扭了一下，噘起小嘴嚷道：“不嘛！我坐在这里不是挺好吗。喂喂，那个肥、肥……”瘦驴眼一瞪，厉声喝道：“休得胡言，这是庙塔寨寨主沙通天沙寨主的大公子，人称花命太岁沙达虎沙少寨主。”少女犹豫了一下，好不相信地问：“你说他，他是沙公子，可是真的？”胖少爷早就不耐烦了，接着答道：“是啊，花命太岁即是本人，没想到在这荒凉的地方有你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小闺女陪少爷玩玩，艳福不浅啊。哈哈！”

少女惊呆了，她仔细打量一下沙达虎，只见他五尺有余的个儿，一颗硕大的脑袋下，一圆一斜两只眼睛闪着淫欲的光。又听到他那嘶哑的缺少教养的腔调，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竟托付给这个混帐东西，不由得心中一酸，嘴巴张了几张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这姑娘名叫白雯，今年刚15岁，是距庙塔寨18里处的白云峰白云堡堡主的小姐，生性最为顽皮，撒起娇来连父母也得让三分，最受堡主的疼爱。这不，今日庙塔逢会，她就女扮男装偷偷地跑出来了。那白云堡主和庙塔寨主是拜把子兄弟，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。有一次，沙寨主到白云堡拜访，见到了当时只有7岁的小白雯，在父亲白云涛的膝上撒娇，随口说：“我家的二小子也格外淘气，跟这姑娘一个样。”白云涛眼睛一亮说：“那将来把这闺女送给你做儿媳

吧。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两个人打手击掌。

当时小白雯并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大了以后，想起这件事，总觉得脸红不好意思。调皮妞遇到了捣蛋鬼正好一对。没想到今天遇到的竟是自己未来的夫婿，这个叫人厌恶的混帐东西。她越想越觉得心酸，所以不由得耍起了小孩子脾气。她哪里知道，她的未来夫婿是个文质彬彬的玉面书生呢，而这个沙达虎却是沙家的大公子。

这时，白雯又看了一下沙达虎，见他那摇头晃脑，令人作呕的丑态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心一横，牙一咬，止住哭声，心里暗忖道：“我不如先毙了这小子，到也省了许多麻烦。”她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做，便一跃而下，使了个乳鹞觅食的身法，轻飘飘地向地上落去。姚广忍不住喝彩道：

“好轻功。”话音还未完，只见少女两腿似箭，直指沙达虎百会穴和府风穴。姚广不由大惊，武人的意识使他和身扑了上去。那沙达虎外表虽蠢，实为机灵。眼看姑娘的双足即要触头，才施展了一式家传绝技山甲十八滚，堪堪躲过了此招。白雯双足待要落地，见通臂长猿姚广并举中、食二指，分别点向她左足的中都穴和悬钟穴，急忙使了式鹞子翻身的绝招，平空拔高三尺才又落到地上，立刻双手平胸阻挡姚广的进攻，不料却被刚从地上跃起的花命太岁拦腰抱个正着，并随手封闭了她的带脉穴道。

白雯又怒又羞，急忙挣脱，又哪里脱得开，直急得她眼泪汪汪，带着哭腔哀求道：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姚广上前双手扣住她的手腕嘿嘿地淫笑着。沙达虎腾出手来“嘶”的一声，一条洁白的膀子露出来了。他轻贱地

说道：“少爷要的就是这个。”说罢，抱着白雯就往草丛里拉，吓得白雯大呼：“救命呀！救命。”沙达虎哈哈大笑道：“救命？你约爷们到这里玩，谁还会救你的命，你还是乖乖地从了吧。”白雯茫然地问：“从什么，你也得先放了我啊！”沙达虎又撕下她左臂的衣袖，淫笑道：“乐事啊。”白雯顿时羞得满脸通红，真想放声大骂这个畜生。但她忍住了，仍平静地说：“那也得等我喘口气呀。”沙达虎大喜，以为少女乐意从了，便松开了手，嘴里吆喝着让姚广躲开。而白雯磨磨蹭蹭拖延时间，想暗用内功冲开穴道。

正在这时，山坡上传来一声吼叫：“住手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欺负良家女子！”沙达虎和姚广吃了一惊，朝山坡上望去，只见一少年身背褙子飞快地朝这厢跑来。

那少年跑到三人跟前，气喘吁吁，一脸正气。姚广嘿嘿一笑，轻蔑地说：“何方野小子，想来这儿趟浑水吗？”少年惊异地圆睁双目，正色地说：“孔子曰：‘男女授受不亲’，二位大丈夫欺负一个小女子成何体统。”姚广一阵大笑，向前一步，一伸腿，一扬长臂，那少年竟一点不及招架，结结实实栽了个跟头，顿时，血从嘴角里流了出来。姚广阴阴地说道：“还管不管闲事？”那少年霍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倔强地喝道：“管，要管到底。”说着从腰间掏出防身用的小斧头，威武地逼了上去。姚广不由得后退一步狠声叫道：“你不要命了？”少年朗朗地说：“逼于义理，命何足惜，快放走她。”花命太岁推开白雯，上前一步，脸上布满杀机。白雯大叫道：“小哥哥，快逃！”少年不但没逃，反而上前一步。花命太岁一句话不说，使了式二马分槽招式，一把夺过少年手中的斧头，另一掌却向少年的肺愈穴按去。

白雯惊叫一声，显然她已看出少年丝毫不懂武功。在那少年惊异地去看她的一瞬间，巴掌已按在他的胸膛上，他踉跄后退几步，只觉一阵血气翻涌，喉头一甜，“哇”地吐出一大口鲜血，一头扎在地上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

他终于从昏睡和漆黑中醒来了。正午的阳光从窗缝里爬了过来，射在他那棱角分明而又略带苍白的脸上，使他半天才睁开眼晴。

屋子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声响都没有。他似乎觉得很累，想重新闭上眼睛，但立即又感到这个地方的陌生，而不象他那又窄又黑的小屋。他的神志清醒了，重新打量一下这间屋子。纸糊的天花板还散发着浓浓的糊香，洁白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天女散花图，图下一张精致的小茶几上放着一个古铜色的茶壶和两只杯子。看到杯子，他突然觉得喉头是这样的干渴，象要冒火一般。“水，水。”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倒杯茶喝。谁知刚一动，头轰的一声象被敲了一棒，眼前直冒火花。喉头一痒，哇的一下又吐了口浓浓的瘀血，胸腔里却立即畅快得多了，一时间竟象清晨迎风吸了两口清新的空气一般。他猛然想起刚才的那一幕：是他为救一个少女而被一个胖子当胸击了一掌；不过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怎么这时的太阳却从南边射过来。他疑惑了，定了定神，是的，太阳刚好正午，屋子里亮堂得很。他又打量下盖在身上的被子，瓦蓝的被面上绣着一大朵云霞，身下的褥子是那样的厚，那样的鲜软，躺在上面真有说不出的舒服。但他愈来愈惶恐了，愈来愈不明白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。他只晓得自己倒在了西坡的山石上，那个露着两条洁白膀子的少女一刹那

的羞耻、绝望而又楚楚可怜的目光又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心中一酸，眼里落下两行热泪。他恨自己没有能力救助那个被害的姑娘。而此时此刻，那个可怜的姑娘不知被那两个家伙拖到哪里去了，是死是活，这简直成了他莫大的罪过。他太恨自己了，真想给自己两个耳光。“唉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而今竟成了爱莫能助了。”他痛苦地又闭上了眼睛。

沙沙沙，一阵轻细的脚步声自外而来，一直走到床边，同时带来了一股令人陶醉的香风。他高兴了，睁眼一看，一位少女默默地坐在床沿上，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他。当他看清了她正是西坡受辱的少女时，不自主地张大嘴巴“啊”了一声。

“啊呀，你可醒来了。”少女惊喜得跳起来，原地转了个圈后，双手按住了他的膀子。忽然想到他说的那句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呆话，不由地后退一步，羞红了脸。好半天才喜孜孜地问道：“小侠，你喝茶吧！”说着倒了一杯茶递过来。被唤作小侠的少年这时却呆住了，两眼怔怔地望着她，心里不知想的什么。她长得真美：浅浅的娥眉下，一双水灵灵的眼睛莹莹欲滴，葱头鼻子下的一张樱桃小嘴紧紧地抿着，微微上翘的嘴角两旁两个酒窝充满了笑意。少女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，他才感到了自己的失态，连忙坐起，慌里慌张接过茶杯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少女咯咯地笑道：“哎哟，看茶都把被子浇湿了一大片喽。”他低头一看，被子已被少女拉了起来，更感到难为情了，嘴里嚅嚅地说：“这，这……”少女看到他那难堪的样子，就知道他想问什么了，抿嘴笑道：“这是我家，你安心养伤吧，我还没谢你的救命大恩呢。”说着一福下去，直羞得少

年头都不敢抬。少女又咯咯地笑起来，说：“都是个大男人了，还象什么小姑娘。喂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白雯。”少年点了点头说：“我叫曲通。”少女拍着手叫道：“好名字，好名字，曲折中求通达，看来你爸爸是个大学问了。你家住哪里？”少年本想把居处说出来，但又想到父母的嘱咐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的家好远好远。”白雯不再问了，看了看他的气色说：“好好，我去叫师父来，你可别动。”说着跑出去了，曲通才长长地出口气，抹把脸上的汗水。

不一会，一位年过七旬，目朗神奕的老者进来了。少女冲着老者嚷道：“师父，这小子腩腆得很呢。你的药真灵，能起死回生，比我家的壮筋补魂丹还强上十倍呢！你有没有治腩腆的药？”老者乐了，怪了她一句：“休得胡说八道，你一夜都没睡了，回去歇会儿吧。”少年见老者最后那句话充满了慈爱和关切，不由得想：她为何一夜不睡呢？白雯撒娇道：“不嘛，我还要看你给他续魂呢。”老者不再答理白雯，转而温和地问：“小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少年欠身答道：“老爷爷，好多了。”老者用手捋了把胡须说：“命大福大哪！好，白雯你再给他一粒药吃，我给他活活脉胳。”

吃了药，少年茫然地问：“老爷爷，我这……”老者已明其意，微笑着说：“昨晚你昏迷在西坡，我把你背到这里，给你吃了药，并给你推血过宫。还好，经过一夜的折磨，你终于过来了。”少年这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老者说少女一夜未睡，原来是陪伴我的呀，心里一阵感激，看着白雯问道：“那一胖一瘦的坏蛋呢？”白雯小嘴一撇说：“肥猪、瘦驴真不顶事，要不是师父赶到，哼！不要他俩的小命才怪呢。”

老者责备她道：“不更事的丫头！”少年起初一愣，明白了肥猪、瘦驴的含义时，也不由得笑了。

原来，就在沙达虎和姚广对少年施下杀手时，白雯已暗运功力冲开了穴道，待要救援已来不及了，恼得她娥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一个箭步上去，倏出二指，点了肥猪的沧海穴，瘦驴的笑天穴。那沙达虎纵然武功了得也没料到这一着，立刻口吐鲜血倒在地上，而姚广则狂笑不止，手舞足蹈，声音极其惨切。这点穴的功夫是白雯从师父石抱石处新学来的绝招，没想到一试即中，喜得她一时难下狠心了。她不管这一吐一笑，快步来到少年身旁，摸摸胸口，气息似断，摇了摇头，心里暗道：“你不会武功，不该出手啊！”但又想到他是为救自己才送了命的，恨意又上来了。“好吧，杀人偿命。”说着立起身来，准备向沙达虎痛施杀手，此时忽听树上有人大呼道：“住手。”吓了她一跳，原来是师父石抱石。

石抱石一大早收功，要唤白雯习练昨日的功课，但找不到她的踪影，知道坏了。这小姑娘不知听谁嚷了一句“庙塔寨五月十八集会热闹非常”，便央求带她去看个热闹，当时他没答应。没想到小姑娘这么任性，竟偷偷地去了。他害怕出乱子，连忙随后赶了出来，好不容易在辛家戏场发现了她，却听她狠狠道：“有种的到西坡见。”知道她又耍起了孩子脾气。于是他赶到了西坡，事先蹲到大树上隐蔽在浓叶里，白雯又哪里知道先生在上呢。石抱石原想，就凭白雯现有的武功，对付一两个高手足够了。谁知白雯心性高傲，又无临敌经验，一交手就让武功也不弱的沙达虎抱住了。他正要跃下解围，却来了个呆小子。就这样呆小子救了白雯，白雯

又救了呆小子。他把这个呆小子背回白云堡，给他作了推血过宫，并服了独门千里还魂散。原估计要对头一天才能醒来，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股愣劲，天正午就醒来了。

石抱石按摩完曲通身上的三十六处大穴，又付给他不少的内力。曲通起初时感到燥热无比，后来渐渐地睡着了。

这一觉他睡得好香，醒来时已是三星斜上了，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放在茶几上。白雯笑吟吟地坐在旁边望着他，见他醒来，高兴地说：“曲小侠，你可醒来了！吃饭吧。”曲通这才觉得肚子里空得很。洗漱完毕，客气地道了声谢，端碗吃了起来。白雯乐了，冲着他说：“酸秀才，这可叫狼吞虎咽，酸的够味吧。”曲通吃着饭答道：“够味，够味。”当他发觉不对劲时，抬头看到了白雯的神色，知道她又取笑他了，也就更加不好意思，慌不择句地说：“不可，不可无礼也。”白雯故意又逗了他一句：“子曰：男女授受不亲也。”说罢笑弯了腰。曲通这才知道师父说她任性调皮，一点不假，虽说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，可无拘无束，一点也没有女儿态，心里象透明似的。他不知怎的，从内心萌发出一种愿望，就是想多听白雯说话，说调皮话儿。这是他长到16岁以来从没有过的感觉。

吃过饭，白雯才告诉他正经事：“曲小侠，我爹刚从庙塔回来，他说他过一会儿要来看你。你刚才吃的饭中就有我爹多年未肯服用的东北千年参呢。”曲通没想到白堡主对自己如此厚爱，连声道谢，其实他又哪里知晓，这是小白雯偷用的呢。

白云堡堡主翻天鹞子白云涛，四十年前就名噪江湖，一身轻功煞是了得。特别是他那独门白云剑法和白家点穴功

夫，更使得黑白两道英雄闻之丧胆。要知白云涛初出江湖闯万儿，不分好恶，只凭自己的性格一意杀戮，曾一夜间连挑汉水三寨，一月中劈死一十八名高手，惹起黑白两道的同仇敌忾，联合高手围剿他，竟逼得他一时无处安身，被迫出了关外，投靠了当时东北满族青年将领多尔滚，受到多尔滚的赏识，后又派回中原以图后事。这事被丐帮探知，通晓了当时的各路侠士，惹恼了一位少年英雄刘芳明。这少年曾找到白云涛比试剑法，三百招上白云涛输了一招，自负、傲气的白云涛羞愧难当，一剑向自己的咽喉刺去，不想剑却被刘芳明磕开了。刘芳明正色道：“男子汉要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决不能做出有辱大明之事，对不起祖先。”一席话又使白云涛羞愧万分，抱剑合掌，忿然地说：“二十年后再会。”从此，他隐迹熊耳山白云峰，苦练武功，以图雪此一招之恨。哪知道这期间先是明王朝被闯王李自成推翻，随后清兵入关逼李自成亡于九宫山上，清王朝统一了全国。白云涛久居深山，对国事不闻不问，尽管清王朝曾多次派人传他进京做官，他都无动于衷，一心想找刘芳明决以高低。二十年后，他的剑术已进入炉火纯青之境，内、外功也步入上乘，于是才又重蹈江湖。但他良心亦有所悟，不再滥杀无辜了，只是到哪里去找刘芳明呢？后来，据与他同邻的庙塔寨寨主沙通天说：刘芳明是李自成手下大将刘芳亮的堂弟，在清兵占领江南后，曾一度组织义军抗清，成了清廷的重要钦犯。在一次决斗中被清廷大内高手虎豹二兄弟毁于扬州。白云涛又亲自找到飞天虎兄弟二人查问实情，得到确信后，才死了寻仇这条心。于是，他筑起白云堡，联合庙塔寨、玉龙寨、乌云堡、青云堡共十三处堡寨，网罗大批武林高手，准

备成立白云帮，想以清廷做后盾称霸武林，不过这事尚未公开。昨晚听到女儿哭诉沙寨主的公子对她无礼，不由大怒，一是怪女儿私离山堡，惹事生非，二也着实恼恨沙公子的无赖和下流。但几十年的修行使他喜怒不现于形，乃严厉地斥责了白雯一顿，拂袖离堡经奔庙塔寨，直到今天天擦黑时才回来。听女儿说那小子正午时就醒来了，体力恢复极快，暗暗称奇，寻思道：“这小子不会武功竟能抗伤，定是根骨禀赋俱佳。若是这样，收入门下传他一身武功，将来做个左右帮手岂不更好。”谁都知道，白云涛心高气傲，寻常之人是看不上眼的，因此至今没有一个正式弟子。手下的八个白云令者，都是他收服过来的黑道上的精英。所以听到女儿这么一说，怦然心动，决定去看一看这个呆小子。

白雯和曲通正谈论着一些奇闻轶事，白云涛进来了。曲通忙起身施礼道：“多谢堡主救命之恩。”白云涛摆手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伤势怎样？”曲通恭敬地答道：“承蒙堡主照应，伤好多了。”白云涛仔细打量下曲通，好象在哪儿见过，又问道：“你家住哪里？令尊是谁？”曲通迟疑一下，答道：“我家住青雾峰，家父曲平是个猎户，整年不下山。”白云涛沉吟道：“你家何时住在青雾峰的？”曲通接着答道：“我记事时，我家就住在那里，从没听父亲说过还住过别处。”白雯插嘴说：“他说他爹诗书棋画俱佳呢。”白云涛想了想，让白雯到他的卧室里拿来一张画，上面绘的是一个英气朗朗的俊俏侠士。他注视着曲通，问道：“这个人你认识吗？”曲通看了半天，好象很熟，一时又想不起来，只好如实说了。白云涛收起画说：“很好，你放心养伤吧，雯儿好好照顾曲小侠。”曲通道：“谢谢堡主的照顾，过两天